

四
書
輯
釋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

去

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

趙氏名岐字子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

作鄒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韓氏曰子思

名於後者而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思之傳則疑覬受業於子思

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

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

見而益之者孟子從而受通攷王程曰後孟子自魏惠

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

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

思莫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而亦非幼矣子

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道旣通

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而道旣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

知孰是也

○發明曰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未

孟柯去齊適齊五年乙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相子之

王元去齊史記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也元齊王其相子之

軻去齊史記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也元齊王其相子之

年一戊事史記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也元齊王其相子之

以顯王三十七年已丑為宣王元年宣王元年宣王元年

蓋如北王三十七年已丑為宣王元年宣王元年宣王元年

元則丁未乃宣王元年宣王元年宣王元年宣王元年

孟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此耳無所事蓋未之能知

云子謂金履祥曰齊宣王史記又所見之辭乎也安得以此

者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史記又所見之辭乎也安得以此

戰國策蘇秦在燕與齊相實又曰伐燕而蘇代曰宣王何如

死齊宣王不信其臣以激齊使燕王問宣王何如王曰

國不霸子之三年大亂諸子謂齊宣王也燕王問宣王何如

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問宣王何如王曰

此通鑑所據以爲之宣王也但燕王問宣王何如王曰

之十年宣王立十九年之宣王也但燕王問宣王何如王曰

事語錄疑考也據故履祥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

有一戰國策之可據乎又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商鞅楚魏用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衡從子客反

之說則雖大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

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二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

字退之謚文公唐鄆州人○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

而集註於文公篇尚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七

四章云記若如銘鑄而或前說非後兩說失之然續七

篇觀其筆勢如銘鑄而或前說非後兩說失之然續七

錄錢緡所爲非一筆文字矣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

如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五章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時趙人楊子名旌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則爲得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田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荀揚爲大醇耳○語錄程子說荀通論荀子性惡篇人揚等語是就分途解上說下來荀通論荀子性惡篇人爲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微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

合於此分亂聖而歸於暴故必擇有師法之化孔義之
道音率然後出於亂謫合於文聖而歸於治然則人之
性惡明矣其善者爲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
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
惡之馬○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
也狀焉○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上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
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
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
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文集問大足就渾淪數說傳是就該費與就
問李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若就德行言上李得
文字者就文李上李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李得
得○補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李獨傳而
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
發明之以爲曾子只錄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察焉
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卒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先則

路孟子辭而闕之郭反苦郭

如也夫音扶揚墨行正道

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鄭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音朱此

也發明曰自云揚墨行至安在其能鄭如也皆是難辭

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揚墨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故通鑑後漢南齊傳云衣裳班荆語言侏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日補

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

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與其夫聖哲巧力之警言精密切當非想像臆變之所能及
是其孝已倒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歟故未
敢便道他是聖人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此其權度審矣

勝平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

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輔氏曰言性善使

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

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

道義而無戾傷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也○又曰學者

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
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於其處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可見

字如

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

多光耀也

程子又曰仲尼

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

井秋殺盡見仲尼無所

不包顏

者也孟子則露其於後

山藏亦時然有自然之

觀其言皆可見之

和風慶雲孟子泰山藏

藏之氣象也觀其言

皆可見之

矣仲尼無亦孟子微有

微有亦孟子微有亦

孟子微有亦

發之氣此自是底氣

質須渾然純是義理

如張子所謂

德勝於氣性命於德

方始是成就

又曰言心聲也

餘蘊也王有溫潤含

蓄氣象所以爲聖也

其理一也○發明曰英氣甚害事蓋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效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能正其心然則後有以真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其心則後有以真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太僕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無足爲者其語亦失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名脩声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

盡白詳

學集註序說

孟子章圖隱括總要

林隱程 復心 子見 學

孟子問答弟子

孟子

樂正克

公孫丑

孟昶子

充虞

陳臻

季孫

子叔

高子

徐辟

陳代

彭更

萬章

公都子

咸丘蒙

浩不害

屋廬運

滕更

盆成括

此圖依古註編述而集註所釋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季而桃應明稱弟子古註又不迷姑俟考證

。孔子專言仁

以理言只

仁

是一生生

春 夏 秋 冬

生意之生
生意之長
生意之收
生意之藏

仁 禮 義 智

仁之本
仁之節
仁之斷
仁之制
仁之分別

○孟子兼言義

孟子圖

以氣言良

仁義

是一陰陽

東 南 西 北

溫厚之仁氣

禮

仁之著

嚴凝之義氣

智

義之藏

四端之性。孔子只言仁以專言者言之也。朱子曰。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又曰。仁是箇生底意。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貫通於其中。是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字又是箇大界限。如造化流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是也。故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也。言仁義則禮知實在其中。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也。

張子

氣跡無迹

氣化有形此

以有形氣

理靜兼該

此

天道

天

由太虛有是名

道

由氣化上以造就

性

合虛與氣遂有是名

心

合性與知上以就

之名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說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說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張子太和篇註見孟子及心章集註太虛無迹只是

一氣而理寓焉。其爲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旣地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絕句曰。氣跡蒼蒼故曰天。其中

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太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爲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者。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之性者。無它義。只是蒼昊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爲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爲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爲情狀。此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朱

子絕句又曰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天也道也性也心也皆一理也其妙於無迹者則言天其托於有形者則言道其賦予於人者則言性其存主於人者則言心知此則張子之名義可知矣

○又張子天道性心之說

張子所謂云云者自然之理未離於氣故由太虛有天之名也陰陽迭運天理流行故由氣化有道之名也大虛理也非氣無所屬陰陽氣也非理無所本合虛與氣而後有性之名蓋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猶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性純乎理知覺雜於氣純乎理則仁義禮智之粹然雜於氣則知覺運動之蠢然合理與氣而有性之名所以當養天理之正而察人欲之幾也程子曰心有疑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

右所論天地氣質之性。如天命之謂性。性即是理。此原有生之初。渾然一本之性。無有不同者。物所受爲性。性托於氣。故有既生之後。散在萬類之性。多有不同者。無不同純乎理。故名天地之性。有不同。雜於氣。故名氣質之性。然非天地之性。自是一性。而氣質之性。又自一性也。天地之性。實不離乎氣質之中。所以孟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此性之所以相近也。不善者。反是。此習愈相遠也。前面孔孟及告子。程子所說。分明自定。天地氣質之性。了却得。張子說。出明白。學者求化其所以爲氣質者。而善復其所以爲天地者。則由於動心忍性之功。此性字是。氣質之性。以進於存心養性之地。此性字是。性。其果不善乎。

○又天地氣質之說

天地之性。夫之所與我。以生者。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歷

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有是言也。而後性之說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也。夫子不能不言之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所以爲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耳。非又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是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自是本然天地之性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所不同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戾乎。意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況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稟於氣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爲說。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未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爲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仁民皆其才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爲羞惡之情。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

所以其情可以爲善也。此所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者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格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矣。拘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有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慎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率。張子之所謂善。反不在茲乎。

○論心統性情

未發之性

已發之情

統性

統情

心

稟木之秀
稟火之秀
稟金之秀
稟水之秀
稟土之秀

具愛之理
具敬之理
具宜之理
具別之理
具實之理

惻隱之心
恭遜之心
羞惡之心
是非之心
誠實之心

仁之端
禮之端
義之端
知之端
信之端

感而遂通爲情

爲心之卦

爲心之用

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具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爲性。心之動也感而遂通爲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爲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爲道得矣。

○論形氣心理偏全

局於氣稟

五臟各備一理

各得其偏

肝之神 有仁之理

肺之神 有義之理

心之神 有禮之理

腎之神 有知之理

脾之神 有信之理

本於靈明

一心自備五性

獨得具全

惻隱心 爲仁之端

羞惡心 爲義之端

辭遜心 爲禮之端

是非心 爲知之端

誠實心 爲信之端

五臟局於氣氣以類配形故木之氣爲肝之神有仁之理金之氣爲肺之神有義之理火之氣爲心之神有禮之理水之氣爲腎之神有

知之理。土之氣爲脾之神。有信之理。此五臟所以各具一偏之理也。
五性具於心。心以虛會理。故具仁之性而成惻隱之心。具義之性而
成羞惡之心。具禮之性而成辭遜之心。具知之性而成是非之心。具
信之性而成誠實之心。此一心所以自備五常之性也。

論五常不必言健順

氣

妙合

木之行 均陽之氣
火之行 土之行
金之行 水之行 均陰之氣

理

真靜

仁之性 均健之理
禮之性 信之性
義之性 知之性 均順之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
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
因其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爲健順仁義禮
知之性，或問二子之說，有言五行五性而不及陰陽健順者，有兼陰
陽健順而言者，以謂朱子之說，推明天地造化之原，而不離乎陰陽
者，故其於人也，聚之本陰陽之氣，流於五臟，則萬木火水金土之行

人得之本健順之理具於一心則爲一義禮知信之性此朱子必兼陰陽健順之說也程子之說只從人相五行之秀說起蓋人以五行爲主而水火之秀即陽氣之流金水之秀即陰氣之流言五行而陰陽便在其中者也性之五常仁禮即健之理義知即順之理言五性而健順便在其中者矣朱語錄曰做人頭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此可見言五行不必言陰陽之說

論四端不必言信

正二三月爲春屬木

土寄旺十八日

肝四部經脈之仁信有此仁

四五月爲夏屬火

土寄旺十八日

心

禮信有此禮

七八九月爲秋屬金

土寄旺十八日

肺

義信有此義

十十二月爲冬屬水

土寄旺十八日

腎

智信有此智

四端之性稟於五行之氣而論五行之造化則正二三月爲春

信才四五月爲夏屬火七八九月爲秋屬金十十一月爲冬

爲屬水惟土無正位寄旺四季每季旺十八日其在人則土

爲脾而四部輕重之中皆爲脾脉又爲信而四端所具之理皆

爲實理故言四端不必復言信也

○盡心說

朱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即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其是理者也天人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跡而五行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不動心問答



加齊卿相 任大
由此霸王 責重

以任大或不無疑惑
責重或不無恐懼

孟子告子不動心

四下疆仕。

道明
德立

以道明則自不疑惑
以德立則自不恐懼

○不動心有道

北宮黝不動心

不膚撓
不甘逃
不一毫挫

無嚴

此刺客之流以必
勝為主而不動心

孟施舍不動心

視不勝
猶勝也

無懼

此力戰之士以無
懼為主而不動心

曾子不動心

雖禦寬不憚
千万人吾往

自反

此篤學之士以循
理為主而不動心

告子不動心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

不可

此堅忍之士以固
執為主而不動心

孟子不動心

我知言

我善養氣

無疑懼

此任大之人以道義為主而不動心

右孟子所引數子各心有所主者故其心皆不動然非道明德立而自然不動心也不過強制之尔惟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爲得其要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四十不動心則道明德立之時也知言則道所以明養氣則德所以立詳見後圖

孟子善知言

誠辭

四者

蔽

四者

生於其心

此因言而病

道淫辭

相因

陷

相因害於其政

而知心之失

明邪辭

言之

離

心之發於其政

又知其爲政

道辭

病也

窮

失也

害於其事

事之害如此

以直

此論寧

此善

勿正

不可

此謂

無益

忘則

此謂不善

氣由

養氣

勿忘

不可

欲生

無益

無益

此謂不善

無害

理生

天地

之效

勿助

不可

理不

有害

有害

養氣之病

孟子善養

德

立

盛大

所以

所以

此氣之體段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立

盛大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配義

此謂

無是

此不

是集義

事无

氣所

不慊

不足

此謂當養

此謂當養

此謂當養

此謂當養

此謂當養

氣因

養氣

不合

由生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所以

與道

理行

餒也

之病

非集義

偶合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理行

餒也

之病

非集義

偶合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理行

餒也

之病

非集義

偶合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理行

餒也

之病

非集義

偶合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以行

告子公都子學性辨

告子

性猶杞柳義猶柤

荀子

此如。子將戕賊杞柳以

此謂如告子

性猶

捲以人性爲仁義

性惡

爲柤捲則亦將戕

之說則是性

杞柳

猶以杞柳爲柤捲

之說

賊人以爲仁義與

本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

之說

孟子辨告子之說

人無有不善

此見人性本善必順之無有不善也。

告子

性猶

性猶湍水也決東

此近

夫水可使過額在

此折告子之

湍水

則東決西則西人

於揚

山是豈水之性哉

說以見性本

之說

性之無善不善猶

惡混

人之可使爲不善

無惡因反之

水之無分於東西

之說

其性亦猶是也

而後爲惡也

告子之說謂性生之

生之謂性

此以人物之知覺運動言蓋指其得於氣者告子言性之誤皆根於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自然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金之性與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此告子所以有是說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理皆物所得全哉此孟子所以非其說

告子食色性也之說

仁內也

食色性也

義外也

此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以人之甘食悅色則其性而遂謂愛生於內義由乎外

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故謂之外也白馬之白無異人之白長馬之長無異長人之長與

以彼長言則是得彼之長故不得長之告子所以指義為外

以長言則義不在彼之長而在彼之心乎所以折義之非外

告子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故謂之

此告子義外之辨

公都

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

此告子義外之辨

子義

吾炙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此告子義外之辨

外之

父則敬也弟為尸則敬弟果在外非由內也

此公都義非外之辨

之說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與

公都

性可為善文武與

此或人之言則

子問

性無善

言即生之

謂性食也

性也之意

可為不善

幽厲與

性善

性也之意

與後來張

子謂氣質

性有善不善

此或人之言即

性也之意

不善

無不善

子謂氣質

性有善不善

此或人之言即

性也之意

性也之意

之說

性也之意

與後來張

子謂氣質

性有善不善

此或人之言即

性也之意

性也之意

公都子問性善之說形色天性

性善

此孟子之乃若其情言即後來程子言性可以爲善之本極本窮原之意若爲不善與張子夫性之性說非才之罪

形

耳目鼻舌皆謂之形

色

一變笑皆謂之色

天性

凡視聽聾笑之間皆有至理天性即理也

則隱微顯以情謂是非恭敬其良能之心人皆見其情

有之

以爲善

仁義禮智固以才而有不或相掩其能此而無善者不見爲善盡其才者也非才之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此是天地之性

四端性體四端

仁

心之德
愛之理

禮

天理節文
人事儀則

義

心之制
事之宜

智

辨是非

信

惻傷之
於外

禮

辭
辭使去已

隱
痛之於中

讓
推以與人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爲愛之理則仁也心之制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万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皆有个宜處便是義故程子有曰在物爲理動物爲義不如此說則未免有義外之見天理之節文理以內言人事之儀則事以外言節而後有則文而後有儀節有等級則即以此爲正文如升降揖讓儀則以此爲飾其實義則所以爲節文也

朱子曰四端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隱是痛此惻然爲痛羞者羞已之惡惡羞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遜者遜與他人是非自是兩端分明蔡氏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惻者傷之於外也隱者痛之於中也惻隱辭讓羞惡

情體

○羞取已之惡

○是知其善

○義之端

○智之端

○惡憎人之惡

○非非其惡

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已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己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四端朱子云端始也然李通云端乃尾也若自性言則此端爲首自情言則此端爲始云義自不相礙

性

上品清明之氣無物欲之累則爲聖中品清明之氣未爲純全不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爲賢

篤信力行

品

仁氣

性公所有

○忠之端

不無物欲

氣

義品

上品清明

可爲堯舜

品

禮有

非有增益

○孝之端

誠於物欲

之

知三

子樣

別

下品昏濁之氣又爲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本无二也

則爲下愚

顏子以下子樣是朱子用之不肖子樣是

○人物所性同異

人物同得是氣以爲形亦同得是理以爲性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只此爲少異耳惟君子知自存其性所以

以人物之本同言

形生
理賦

氣以成人以形理賦物爲性此人物之少異所同也言

物

得氣之偏其性不全

人

得氣之正此性具全

異於禽獸庶民則自滅其性所以與禽獸無異聖人之所以大有異者則又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自存者也

○人心操舍存亡

以君子以言庶民言

此言君子聞邪存誠而不

存之

失其初者所以異於禽獸

此言庶民知誘物化自滅

去之

天性者所以與禽獸無異

以聖人言

此大舜生知安行不

明庶物

察人倫

由仁義

待存之而自存之也

可以存可不亡言 知天事天

得於本然
無有不善



嘗欲存之
不可放失

以出入存亡言

或夜而存或晝而亡
故無定時或存在內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或放在外故莫知其鄉
惟操則存舍則亡也

以尚存可存言以復存易亡言

未與物接無往
不善雖有亡者

日夜所息

亦必復萌此且
氣所由可見也

既與物接莫匪
不善其有存者

且晝所爲

亦隨以亡雖夜
氣不足以勝矣

盡心以下是其知之事所以造其理也

(此智之盡)

盡心

大孝知
至之謂

知性

大孝物
格之謂

知天

天道流
行之謂

天壽不貳

知

存心

居處恭
執事敬之謂

養性

戒謹恐
懼之謂

事天

存順沒
寧之謂

脩身以俟

天

存心以下是其仁之事所以履其事也

(此仁之至)

鄉遂總圖

鄉五州二千五百戶二千五百戶間鄉以樹於內遂以遠於外內者謂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比上其官二千之民則以禮義爲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外者謂之鄙則以功事爲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

六遂主農

六鄉主教

國中

塾庠州序

序

一遂五縣二十五都且二十五都五百里酒車兩重手房戶之間鄉射尊于賓森二千五百鄉自屋宇下比上其官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屋室鄉射在且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序而庠无房室也

禮記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高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塾塾麻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婦人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千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交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

禮記孟子曰庠者養也庠者射也鄉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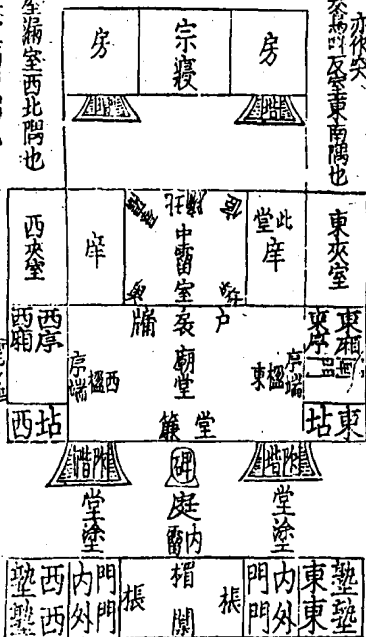
塾庠序圖

官音怡室東北隅也

亦依突

察為叫反室東南隅也

屋漏室西北隅也
與室西南隅也



明外閤廟

商

建

之侯公

				方
				百
				里

里十七方國伯

方十里
四十九方

餘此十里

州州州
州王州
州州州

此公侯之國方百里者三

此伯之國方七十里者凡餘

六十國言一千九百四十六

里

此子男之國方百里者三

十
憲
五
十
里
之
國
百

國

唐虞禹湯

按馬希孟辭曰九州方千里者九其一爲王畿八州各方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方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爲方百里者二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子男之國也合一州而計之建二百二十國到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一千六十里爲附庸

地方千里爲一百個方百
里內除三十個百里爲公
侯之國猶有七十個百里
存在

又將三十個百里爲方十
里建七十里之國六十個

國

圖

十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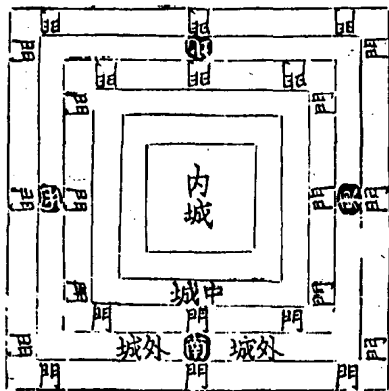
男子方五十里

五爵所封尚餘十里

伯國剩十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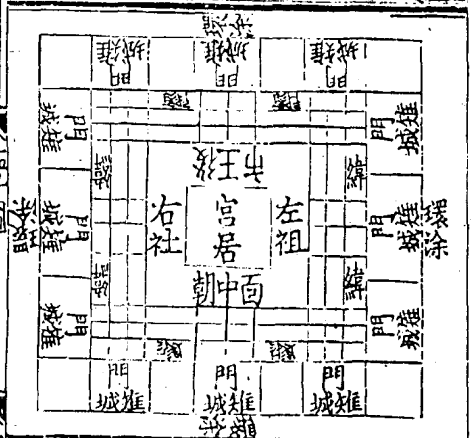
七七四十九每二國用四千九百十里以六十國通計用二千四百九十九个外猶剩方十里者六十个爲附庸之國先餘七十个百里除三十个分封此伯國猶四十个百里存在又將三十个百里爲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个一个百里之國爲五十里之國凡四个五五二十五每國計二十五个十里以十个百里分得四十个五十里國凡三十个百里制得百二十个男子之國外猶總剩得方十里者一个并前剩六十个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

周制王諸侯城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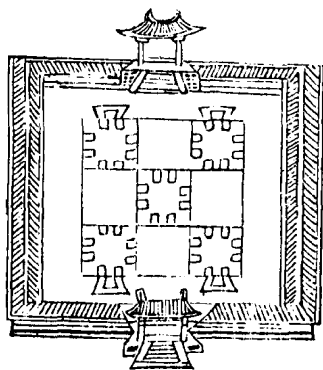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方九里蓋王之中城也不然六卿之民七萬五千家又有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矣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爲內城之外又有郭今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如孟子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言子男之城也詳按今次都城之制大畧多從周制而北門獨去其一通十一門云

周制王國經緯涂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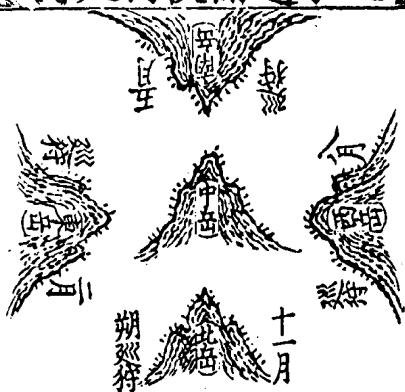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云東西之道爲經南北之道爲緯經緯涂容九軌謂轍廣也每軌八尺九軌七十二尺每涂計廣七十二步男由右女由左車由中王宮居中經經涂之外有環涂之容七軌即五城外之道也今次都城盡合此

明堂位制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闕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見禮明堂位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
后四朝四朝者朝京
師巡守之年則朝于
方岳之下虞夏之制
諸侯歲朝天子五載
一巡守周之制侯甸
采衛要服六者各以
其服數來朝天子十
二歲一巡守巡守者
自上察下也述職者
自下達上也王十二
歲一巡守諸侯六年
一朝

諸侯朝天子日述職

侯服朝 ○ 一年侯服朝
 侯服朝 ○ 二年甸服朝
 侯服朝 ○ 三年男服朝
 侯服朝 ○ 四年采甸服朝
 侯服朝 ○ 五年衛服朝
 侯服朝 ○ 六年男甸服朝
 侯服朝 ○ 七年
 侯服朝 ○ 八年甸采服朝
 侯服朝 ○ 九年男服朝
 侯服朝 ○ 十年衛甸服朝
 侯服朝 ○ 十年
 侯服朝 ○ 十二年
 侯服朝 ○ 十二年
 皆從王巡守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侯東來 ○ 侯南來 ○ 侯西來 ○ 侯北來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甸東來 ○ 甸南來 ○ 甸西來 ○ 甸北來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采東來 ○ 采南來 ○ 采西來 ○ 采北來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男東來 ○ 男南來 ○ 男西來 ○ 男北來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	---	---	---	---

三代制民之產 三代明倫之教

夏后貢

殷人助

周人徹

○皆什一也

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學共之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土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詳見後圖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孝國學也共之无異名也鄉學皆於農隙而孝擇鄉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養老序射皆校孝教人之事特三代所異其名故義不同耳國學則同謂之學意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國雖有異同其所以明人倫之教則一也

論各代學校異同

四代之學曰才。稷有虞氏之庠也。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曰辟雍。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周五學太學曰辟雍。承師問道東學曰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養老乞言。西園曰辟雍。宗秋學禮記。先取具於此。南學曰成均。大合樂於此。北學曰上庠。冬讀書於此。○唐六學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宋五學國子學大學武學律學算學。○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名四代相變。亦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在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耳。立鄉亦如之。

耕者九之一法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田 公

朱子曰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凡一井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甸則方十里折爲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田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爲一同都計方井九萬夫內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井計四十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个二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二十六夫治田又三十六个方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田之法備於一同

地之祿出者仕。

地	都
地	縣
地	稍
地	甸

遂

遂

遂

遂

大夫大公子

邑公
流之王及邑
之子王之

遂親親弟
所出采采

地采
地采

卿三

遠郊內居地四同甸地十
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
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
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蓋
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
爲公邑。朱子曰世祿者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
教之教之成材則官之如
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厚之至也

十步

二十步

三十步

四十步

五十步

六十步

七十步

八十步

九十步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百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畝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爲

井

十

通

畝

爲

十

成

夫

爲

十

終

星

爲

一

井

十

井

商井田制七十而助

田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十畝

前六田七秘耕財

新田縣志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新田四郎

助耕田

各畝耕七畝餘

私七十畝

養正公司

同養各十畝餘

耕私田百畝

田佳

公田

私田

田

公田

私田

私七十畝

十四畝爲麥助耕七畝

耕私田百畝

三十畝爲一

養公田十畝

助耕私田十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東洋田園工業株式會社

無私田白田

私田
耕私田百畝

田十通

野郊外都鄙之地九

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野九一而助

助法遂收其所入以

爲君子之祿食也

國中都民之內鄉遂之地

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

國什一自賦

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國之

用蓋用貢法即周之徹也

此分

田制

祿之

常法

所以

治野

人便

養君

子也

如鄉授田六十邑當二百四十

井此外又有圭田二千畝也古者

卿以下圭田五十畝

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圭田恐

亦如此圭田也所以素祭祀也

一夫六母妻子以八口爲率

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

餘夫二十五畝

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候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世祿

常制之

外有

此以厚

君子也

此百畝

常制之

外有

此以厚

野人也

井制周

邑方二里三爲四井積三十六夫采地制井田之

立方四里四四十
六井一百四十四

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
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
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

四三井九夫

井九夫

四邑

邑

四九

丘丘

井千

邑二方四

丘

丘百

甸丘

爲六

爲四百畝

丘

甸畝

丘丘

邑百井九夫

井九夫

丘邑

邑

甸畝

丘丘

稅異於鄉遂謂之邑則

夫謂之立則民以

百二十四夫治澠井方十

民以里者四井同邑故也

族葬四邑同丘故也

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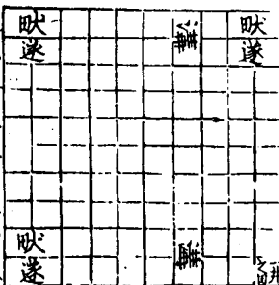
人步卒七十二人

旁加一里

旁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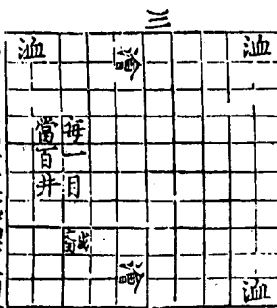
○遂溝洫澮之圖

宣成之耜廣五十二耦爲耦二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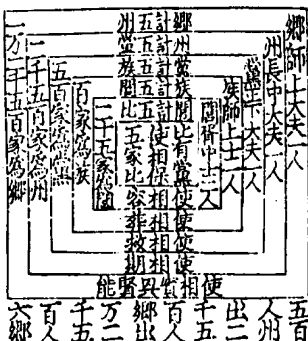
宣同之田方十里爲宣成間
廣八尺深半尺曰洫方百里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初謂
之澮九澮共入大川

六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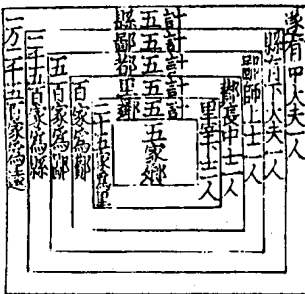
比出軍五人闔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



之地共四同計四万井二千六万夫也

六遂之圖

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二万井百



卅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田

王。畿。鄉。遂。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爲十二同家削加八爲二十同

邦都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
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
弟所食各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干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
十五里餘爲公邑制家由也亦作稍所教切

六遂十二同三百里
遂內曰邦甸之賦

一同

一同

六鄉四同三百里四方井

邦邦家六六王城九經

采地之圖

都縣削遂鄉九緯之內

三千六百畝實地實官半畝

一同

一同

方外爲公邑以申大夫治之如州長謂邦甸之賦
遂二千井百井八分夫除方五千家受土五

地各食于王重以大夫治之謂家削之賦

家削于方井百八十分夫餘封王卿大夫親子弟

各五十里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謂之邦縣之賦
邦縣二千八井二百五十二分夫餘封王卿次親子弟

邑使下大夫治之所謂邦都之賦諸賦各服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
邦都二千六井三百二十四分夫除三公及至親子弟各百里外餘爲公
邦縣加八爲二十八同邦都加八爲三十六同井亦如之

籍田助之圖

千畝

百畝

孟子諸侯耕助以供
粢盛即籍田也籍者
供也供民力而耕之
也天子千畝諸侯百
畝春之月天子帥三
公諸侯九卿親耕于
籍田以祈社稷天子
三推諸侯九推祈社
稷者礼王爲民立社
曰大社自爲立社曰
王社在籍田中籍田
所祈也

○周制任地之法

大邑之田公室采地各受五十里

小邑之田卿采地各受五十里

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各受二十五里

公邑之田采地各受二十五里

官用牛由官田牧田

宅田士田賈田

厘里任國

中之地場

圃任國地

五十里所郊之地

百里所郊之地

二百里甸地

三百里稍地

四百里縣地

五百里都地

○周制征稅之法

征二十五而五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漆林

都五百里

縣四百里

甸三百里

稍三百里

縣三百里

甸三百里

縣三百里

甸三百里

縣三百里

甸三百里

按周禮冬官下鄭注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千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國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受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魯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礼也穀
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人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司戰及
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
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
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
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
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急於稅民無緩周之歲
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
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梁也周謂之
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周室	班爵	之制	周室	班禄	之制
五等	通於天下	六等施於國中	王畿之外	凡諸侯之禄各有差	內畿之內卿大夫士之禄以諸侯爲差
天子位一	公位一	侯位一	伯位一	子男同二位	天子
公位一	侯位一	伯位一	子男同二位	天子	公侯
侯位一	伯位一	子男同二位	天子	公侯	伯
伯位一	子男同二位	天子	公侯	伯	子男
子男同二位	天子	公侯	伯	子男	附庸
天子	公侯	伯	子男	附庸	
公侯	伯	子男	附庸		
伯	子男	附庸			
子男	附庸				
附庸					

按王制班禄與孟子所言不同王制天子之二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

附庸蓋出於漢儒之傳會而孟子只言嘗聞其言朱子以爲不可考則闕之可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內諸侯即天子畿內之卿大夫士所受之祿如諸侯之地而不世其傳者也外諸侯即在外五等諸侯所受之地各得及嗣以傳其世者也大抵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籍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以天子之卿大夫所受觀之則是王畿之內亦制都鄙而用助法可知

君田

卿田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十卿祿

四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如出田制
燕人在官局

祿

大國

公侯

三方千畝
二千五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田

地方

食三千八百人

食二百八十人

食七十人

食三十人

食十八人

食九人

三

次國

十卿祿

三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局

等

方七

十萬畝二千四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十里

百六十人

十六人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小國

十鄉祿 二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

子男

二萬六千畝二千六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地五

食二千四百 食百四

十里

百四十人

十四人

按周制農田百畝以上農夫視之可食九人下士及庶人

在官未命爲士者

庶人在官

以農田百畝之入祿之以

代其耕其中士倍於下士則受二百畝之入可食十八人

上士倍於中士則受四百畝之入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倍

於上士則受八百畝之入可食七十二人凡三等之國大

夫士所受皆同大國卿祿四於大夫則受三千二百畝可

食二百八十八人君祿又十倍之次國卿祿三於大夫則

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

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

倍

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

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

倍

倍

倍

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

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

倍

倍

倍

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

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

倍

倍

倍

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

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

倍

倍

倍

倍之卿以上其祿有殺者卿與君祿浸厚不殺則地之
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不殺者大夫士之祿浸薄
苟殺之則臣之所養恐不能給故也

○農田五等之別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上農夫九食人	上次八食人	中七食人	中次六食人	下五食人
-----------------	--------	-------	------	-------	------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國君都邑市廛征賦之所



出

出

出

左宗廟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④

身坐

勢

宮室

④ 勢

外朝

右社稷

④

勢

不必廛也朱語錄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儀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字學圖彙括總要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倪

士毅輯釋

新安

林隱程

復心章圖

後學

莆田王

元善通攷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熊禾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孝

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

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

於耕反

也都大梁

趙氏曰後魏初都安邑在漢

梁在漢陳留郡汝南縣

僭稱王

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三年乙酉為惠

王

趙惠曰魏之先甲公高之後晉獻公以

王三十五年

至楚立為王謚法愛人好與曰惠

王三十五年

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許謙曰顯王三十五年

當魏王三十九年

五年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拊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求仕不得見諸侯時七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而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竟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老之稱王所謂利蓋當國彊兵之類道不明天人心陷

窮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曰利蓋當國彊兵之類道不明天人心陷利國之明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語錄仁言心之

者義言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軍論說愛之理可包四之

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心之德是軍論說愛之理可包四之

之言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真如

言行而直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真如

以制其宜則在也。心之制而利於事來窮若在外意思真如

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或問人所以性者五行實一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

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去

聲發於
盤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
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
乘之國者天子畿綽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音萊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
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發周以貞定天
以文德而爵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天下既定發千戈發
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田井而制軍制地方
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
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對對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終有封以
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一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匹牛三頭四井爲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四井爲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七十二人千七十六頃
百一十二家出士一乘有牛馬供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
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供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

[illegible]

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伍長外大率皆三人其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下殺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難亂矣試下殺上也愛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以制決言天子萬乘蓋侯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取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輔氏曰集注發明不奪不壓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倘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先師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爲尤切兼言仁義設兼用之至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通曰五人

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獨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一本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已矣。是以義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貴言之。若孟子上文有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貴言之。若孟子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成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評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設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蔡氏曰。孝者。顯親而

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然只說
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意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欤○通曰子朱子深自取於三山黃登
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
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集註
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
利不出乎義之外倘人欲則利未得而害已○太史公曰
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
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談爲太史公○子遷傳其父故謂之公遷雖其職乃將大
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字耶
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
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
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反又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
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
德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章之大指

大指於前而分開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

孟子之說一惟是賢者樂此王之意謂外南軒張氏曰自

未也。今云然則辭矣。則告人之道不備乎。而於此亦

之私以自逸爲樂也孟子所引賢者樂此天理之公海民同樂有也

與民司
奉已
與民司
奉已

京夏繁盛此
了其效也

在作等獨崇山文王

公巡歷臺營之庶民之月戎一經合勿

子來。王曰：「靈順之術，及於長惠。」

王在靈召於魚鼈之靈

三在靈泚方牧魚鼈文王以民力爲寡爲汜而民獲

之謝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解其有樂虞魚鼈古

之人也氏音
氏音
催音
祭音
故音
能音
算音
也音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得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經量度反也靈臺又王臺名也朱子詩傳曰之有臺所以望氛祲祭災祥時觀游雨

經量度也靈臺又王臺名也

經畧度也靈臺又王臺名也

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修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園靈

沼臺下有園義爲獸園中有沼也鹿牝反婢鹿也伏安其

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

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樂也通反許兼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

以似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器焉能免者此之

不容不廣此在郊之者此也靈臺之園必近城郭地不可

又二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淵之園

惟靈臺之意也七十里有之園在岐山博鄉故有寺民同

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下文之所言魚鼈云云尤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善音曷喪去

聲女音改

同樂獨樂之異

以不樂首

應應做伏

應應濯濯

白鳥鶴鶴

於物魚躍

時日曷曷

及女偕亡

物樂其樂

不能獨樂

此引詩以明

者樂此之意

此引詩以明不

賢者不樂之意

右第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

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移粟民自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声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

如詩匪直也人之直

言此以譬

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

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無所謂後粟之事然

爾雅以許謙曰其註

大荒大札則令邦同移民以辟災就賤

爾雅以許謙曰其註

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鈸鈜之用大抵鐸進鈸退

鐸進鈸退也後山戰懷謏專以金声浪鐸大鈴也鈸鈜也形

鈸如鈴勢而鳴之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冬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也音古海音鳥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

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蠶密也吾網也淹盜反瓜下之地水

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弼余反六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

林之政令物爲之節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之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

令節民時斬材南則曰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節禁使

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通鑑

之于王府其節于萬民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通鑑

獵鳩化爲焉然後設罝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爲

治法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反節愛養

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

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

木之類。轉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其器。斧斤時入之。類王
道之始。謂正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私焉。傳下一時集注云。
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通曰。文王治岐。澤
梁無禁。此所謂山林池澤與民共之。則是澤梁無禁者。
王者愛民之仁也。疏。無禁而有屬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
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屬。
每物有屬。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
民。古。茂林。木者。此鄭司農云。屬。庶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
無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有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
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凡有天下者。人擁之曰王。

五畝之宅。二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
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
補。凡曰古者。一夫一
田。受私田百畝。公田

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蓋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蓋在邑曰五十始衰非帛不暖夫五里蓋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

之類也通鑑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享習舞乃脩祭曲

母役孩虫胎天飛鳥天鳥七十非肉不飽耒七十者不得食

也或問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

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人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魚

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張氏曰

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蚕畜養之利

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

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

食無非教也不得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并

庠序而後教也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類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

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十步爲畝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

畫其滿塗封植之界也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

田戶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

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

二十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

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

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
十步○詩謙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與此不同或製或周之制異或孟子一庠序皆學名也申
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重直用

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下同爲

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有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

於道路矣

通文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熊

未曰問有序鄉有庠序以

明教庠則有禮而視化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舉重以

見

形句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鼎首也史

記

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

書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少去壯之人雖不得衣帛

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饒氏曰五

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極財成

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

左右並去声如左是王道之成也極財成輔相總言因桑高斷民途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起音震通作振貸他代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

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所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
 不復反又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去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命之改
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
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
使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
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勸彼也我公李秦伯尚不達
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
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
民矣

以行小惠言

移民河東
 移粟河內
 河東亦然
 不違農時
 不入洿池
 斧斤以時

帝王道之要

此王道之始

孟子四書章句

五十衣帛
七十食肉
數口無飢
頒泉不負戴

此五道之盛

右第三章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政謂虐政使刃政殺人承上章戒兵之意而數備之

剛卯

吳程曰芳谷除

砥於如刃細句如以与

砥於如刃細句如以与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

反力驗

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

食人矣

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

去聲

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

芻靈

略

似人形而已中古多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

人矣

過氏曰木人設機而

故孔子惡之去聲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

作俑者殺人之者以此

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爲明

器者知微道矣備物而不

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殯於土而用殉乎哉其曰

明器仲明之也

率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謂已見之禍而

芻靈自書謂爲俑者不

仁不殯於土用人手哉

不流必太不可以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刻其民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之少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婦父母之於子爲去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爲民父母行政

殺人以挺與刃

殺人以刃與政

庖有肉而馬肥

民有飢而餓卒

無以異

此謂均爲殺人

作俑無後

此猶不可

不檢恤

此謂以政殺人

使民飢死

如何而可

通列

曰前

右第四章

孟子卷上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声，喪去声。比，必二反。

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時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通鑑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

通鑑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敗於馬陵。齊大興師，使龐涓治時而令太子申

通鑑

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洸，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梁。

通鑑

史記魏世家：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後魏又娶魏婦，地

通鑑

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書曰：

通鑑

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秦，因不聽。衛鞅遂攻魏，公子卬死。而衛鞅

通鑑

盟，秦飲而罷，白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

鞭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尽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櫟陽法安邑縣魏都大梁
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隨地年楚使左國昭陽得
我襄陵言邑昭陽楚懷王八年得邑八馬集註七邑不合未
是知號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便反斂易出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省則民得養生所以

之仁政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

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

而樂音洛下同於致死也

謂舜耕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其害也

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數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扶夫音

陷陷於阱

通作阱疾郢才性反穿地陷獸也

陷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

彼暴虐其民而卒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紀其

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以故曰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

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

孔氏各文仲字

惠王之志

在於報怨孟子之論仕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

孟子之本意

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

以仁者無敵言

彼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救民之論

右第五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按通鑑慎記王二年上與惠王辛。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詔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語去志卒七沒反惡平也

一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儀之儀也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

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

辭氣乃德之符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

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特利其也

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

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反又問也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乎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氏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字音勃由當作猶古音同用

後多
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內並以四月言春秋又得山左傳同

論政

近謂夫子文

改十一月為春正月

意以為春秋改時月出於聖人時筆而他書月數不改乃

胡氏之制穀梁氏見春秋穀梁氏唯左氏為公羊氏之制

改天時以紀人事為不疾於經左氏為公羊氏之制

事而所載特以之言若滅精伯春竟夏由公羊氏之制

也孟子無改月者此又可見當時實未嘗改月油然盛貌

沛然兩盛貌淳然興起貌御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止令

頸也蓋好下而生忌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

下悅而歸○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

其意而詳究其實果有不以為迂者矣○觀孟子以來自漢

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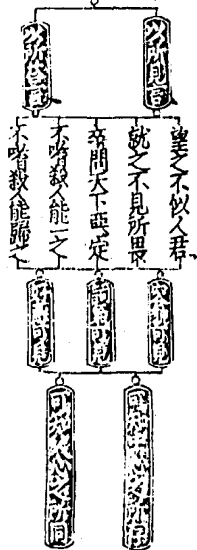
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反又分而合之或東或

遂以亡國蘇孟子之言宜偶然而已哉不嗜殺人理之

也此亦喝人
欲存天理也

子學於泉襄主



右第六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音疆齊宣王之後初以桓公後改姓田氏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音疆齊宣王之後初以桓公後改姓田氏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音疆齊宣王之後初以桓公後改姓田氏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音疆齊宣王之後初以桓公後改姓田氏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宋之聞也無以則之乎

道言也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孟子各神無西漢王同此語

有三伯而曰仁人者止其辭不漢書本傳謂江都王同此語

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五伯者惟仲舒為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曰謂王天下之道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王天下之道

桓文之事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王天下之道

桓文之事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發明曰王道廣大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以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殺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釁音解釁許切反舍上声

胡齋下沒反集註音核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

以塗其蠶蠶音乾也殺釁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

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通政真程曰吾不至死地作一句只

曰有之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的不忍也

王見牛之殺釁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

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關上而此

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足知王有仁民之心而此

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通曰孟子

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者也○

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

是也饒氏曰論語小不忍則亂大綱夫不忍字其婦人之仁也夫之忍則婦人

○通曰愚按饒氏發明兩不忍字其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鰥鰥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

者此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忿之

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

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

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
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法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志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
所不忍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
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
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
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語錄問仁術曰當

之心已發於中又覺鐘住不得只得只得以不見者易之這是用
術處既周旋得那事又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道是不好流
行術字本非難曉字須有巧底道理始得若當此事無
不問使天下事有難曉字須有巧底道理始得若當此事無
或問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窮不暴殄
或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台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
忍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頭發又不可鬻或殺生而
忍此心也巳發在不於顯充未發在於頭發又不可鬻或殺生而
廢此心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
之此正用術之圖極此則是推
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王訟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洛反夫我之忖音伏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
復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也

張氏曰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顯然有動於中當時
不忍之意宛然而形○發明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
應○通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以
充擴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
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平與
爲去聲
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勿去
可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
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則隱之
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

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注則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賢仁指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但自不肯爲耳曰德
就物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
愛物難○張氏曰親而仁民一牛則而愛物不忍而天理之
由二本而其施有亭也豈有於仁民而愛物不忍而天理之
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藏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
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藏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
物之端可以知大仁之理○先師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先師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耐難得最緊切乃是文章文
意發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耐難得最緊切乃是文章文
而失之於切且易若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
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持之而自其不忍之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詔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詔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
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五居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

與平声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

幼畜

詩六反

之也吾幼謂我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連於

掌言易

去声下同

也詩大雅思齊

世皆反

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

妻謙辭也

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

骨肉之親本同一氣父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以

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曰

以及遠自易

以及難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

扶反

推本

而再問之

未二句

張氏曰

孟子

非使

其愛

物者

及人

使之因愛

物

以備其不忍

之實

而反其

所謂

曰一本者

以親

而仁民

仁民

而愛物

此所謂

王道也

其愛

物者

及人

說到此

欲其

因愛

物之心

反而

見得

仁民

因愛

見得親

親又

因愛

物之心

反而

見得

仁民

因愛

運於掌

言其

近而

易於

天下

至於

仁民

由仁

何難且

遠之

有運

於掌

與視

諸掌

不同

運

是易知

這箇

是易

行

真氏

曰由

親以

及民

古人之

善推

也

能及

物而

不能

及民

此宣

魯齊王

氏曰

善推

其

所為

一句

是孟

子平

此之通

曰

須要

看

其

所為

一句

是孟

之於禽

獸同

生而

異類

言仁

民則

曰天

地之

人之與

人又

為同

類而

相親

此言

老幼

勿則

權然後知輕重

然後知

長短

物皆然

心為甚

王請度

之

待格反

之度

權稱

去声

鍾

直垂

也

度

丈尺也

度

之謂

稱量之也

言物之輕

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

如字下待各及文不度音同

之而後可

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指恩是以及禽獸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去時度○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有是子細有合處便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加忍為之便是合權度失其本心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下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其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通曰上一節

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理變來自中求地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細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不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盡天理之人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乎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幽平聲爲不抑爲

爲之爲皆去聲便令音平聲辟與開同韻音湖

侯發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存臨也。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若如此也。所參
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也。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與聞與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千里者九齊楚也

國是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川國以衣服八
能勝亡之國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反形句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懇與新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行王曰

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已任爲吾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莊在中國自出於言則以爲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倆來於代之以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國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何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大聖人微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胡登反辟與辟同焉於慶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取其不見而取之也

通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音詩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声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声爲已理之義者去声後此同做此

贍時念

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蓋高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則盍反其本矣

反其本矣當期勸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說見開甸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前篇見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

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

八口之家次上

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法而民不彼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

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默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指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登其功
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
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通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
斷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甚約蓋微黜霸功則心之
斷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
入于彼必出於此出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
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皆不道也當道何其辭氣
鴻鵠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
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通文之問則利以
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
則曰我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役數言比之前數
者直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其切何故蓋前數者一病爲一
事耳故袖其性之端以充之使之既然知反好之要則天
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心
趨之則大休一差就有真言善道亦何由之說易以惑人人心
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行王道必先除民欲保民必行仁政仁政必自井田學校始
而其本則發於一念不忍人之心而已伯道急於富強不忍
之發而私欲已鋸之
此孟子所以不合也

孟子卷之一

右第七章



老老及人之老
幼幼及人之幼

此謂

小大可以敵大
寡不可以敵衆
弱不可以敵強

此不反
其本而
所欲反

明君制民之產
足以事父母
養妻子
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
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心有

見生此發

此制

此發
五十者可以衣帛
七十者

此制民之產

不忍

此王

此發
可以食肉
入口之家可以

此制民之產

仁

見死隱政

此王

此發
可以食肉
入口之家可以

此制民之產

不忍

此王

此發
可以食肉
入口之家可以

此制民之產

恩足以

此

仕者
耕者

此能反

今也制民之產
不足以事父母
養妻子
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
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心有

及禽獸

此

耕者
商賈

此能反

今也制民之產
不足以事父母
養妻子
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
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心有

而功不

此

耕者
商賈

此能反

今也制民之產
不足以事父母
養妻子
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
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心有

右第七章